

▶ 品味·生活

雪后的茶

雪停了。我站在窗前，没有看到一点积雪。楼层太高，树顶就太低。成都城里下了一场雪，树顶却没有挽住一抹雪白。那些低矮的屋顶，还有地面，更是生硬得可以，都拒绝留下一点雪来过的迹象。

窗外却是有过大雪的景象的。我在街上时，雪花就已经密起来。我匆忙赶回家中，不是躲雪，而是生怕错过了乱雪扑向高窗那一幕。窗外的雪还真是一派乱相了，那光景，可能十年二十年不遇吧。大雪已经开了一个好头，照这个样子下去，不上一个小时，在街边堆雪人都不成问题了。

我泡了一杯茶，转眼工夫，雪却稀了。我顾不上喝茶，守在窗前抓紧去看，雪却停了。

茶，也渐渐凉了。我在窗边往下看了许久，好像雪会从地上树上屋顶上生出来。

朋友打电话来，约我出去喝茶。他大概出门寻雪失望，转而向茶。他挑的那家茶舍离我家很近，站在窗前就可以看得见。

下了高楼，向茶舍走去。我这才看见，街边其实是残留着雪的，星星点点。高空铺张的雪，落地之后竟是这等可怜模样，还不如赶紧融化了干净。

朋友已经先到一阵。他穿得单薄，却搭一把竹椅坐在茶舍外面。茶几上那一杯茶，已经不冒热气。茶舍背靠锦江，门脸朝向一个小水池。池边有几棵雪松，还有一棵银杏。树下过来的风还有雪意，有点割人。

我问他为什么坐在露天，他说他在等待。他还约了别的朋友。他们离这儿远，都还在路上。我说，你是不死心，在等雪吧？他说，我在等太阳。

他为我唤出一把竹椅，一杯茶。我成天坐得太多，不会放过站立或是走动的机会。我围着水池一圈一圈地走。我望了望天空，结果望到了自家的窗。

刚刚下了雪，太阳哪会说出来就出来。朋友叫我坐下来。他说，你这样晃来晃去，池里的鱼就不会跳出来。他说，我并不想看你，我想看鱼。他说，鱼并不想看你，鱼想看我。他说，鱼是我的知己。

朋友就是这样的人，无论说话还是写文章，都喜欢来一点突兀。鱼怎么成了他的知己？因为我来之前，一条鱼从水中不时蹿出，看看太阳是不是出来了。就是说，他可不管那鱼愿意不愿意，认定人家和他一个脑筋，都盼着太阳尽快出来。

我依然围着小水池转圈，并且跟他较起真来。子非鱼，焉知鱼之乐？换言之，你怎么知道鱼在盼太阳？你怎么知道，鱼跳起来，不是看看雪还在下否？子非鱼，焉知鱼非我知己？很快地，我们大概都意识到了，这样学着古人的腔调讲着老旧的道理，并没有什么乐趣。但他是不肯轻易服输，说，鱼在空中用力地折叠和旋转尾巴，以调整头的方向，而鱼头正是朝向太阳的位置。

雪停了。我站在窗前，没有看到一点积雪。楼层太高，树顶就太低。成都城里下了一场雪，树顶却没有挽住一抹雪白。那些低矮的屋顶，还有地面，更是生硬得可以，都拒绝留下一点雪来过的迹象。

窗外却是有过大雪的景象的。我在街上时，雪花就已经密起来。我匆忙赶回家中，不是躲雪，而是生怕错过了乱雪扑向高窗那一幕。窗外的雪还真是一派乱相了，那光景，可能十年二十年不遇吧。大雪已经开了一个好头，照这个样子下去，不上一个小时，在街边堆雪人都不成问题了。

我泡了一杯茶，转眼工夫，雪却稀了。我顾不上喝茶，守在窗前抓紧去看，雪却停了。茶，也渐渐凉了。我在窗边往下看了许久，好像雪会从地上树上屋顶上生出来。

朋友打电话来，约我出去喝茶。他大概出门寻雪失望，转而向茶。他挑的那家茶舍离我家很近，站在窗前就可以看得见。下了高楼，向茶舍走去。我这才看见，街边其实是残留着雪的，星星点点。高空铺张的雪，落地之后竟是这等可怜模样，还不如赶紧融化了干净。

朋友已经先到一阵。他穿得单薄，却搭一把竹椅坐在茶舍外面。茶几上那一杯茶，已经不冒热气。茶舍背靠锦江，门脸朝向一个小水池。池边有几棵雪松，还有一棵银杏。树下过来的风还有雪意，有点割人。

我问他为什么坐在露天，他说他在等待。他还约了别的朋友。他们离这儿远，都还在路上。我说，你是不死心，在等雪吧？他说，我在等太阳。

他为我唤出一把竹椅，一杯茶。我成天坐得太多，不会放过站立或是走动的机会。我围着水池一圈一圈地走。我望了望天空，结果望到了自家的窗。刚刚下了雪，太阳哪会说出来就出来。朋友叫我坐下来。他说，你这样晃来晃去，池里的鱼就不会跳出来。他说，我并不想看你，我想看鱼。他说，鱼并不想看你，鱼想看我。他说，鱼是我的知己。朋友就是这样的人，无论说话还是写文章，都喜欢来一点突兀。鱼怎么成了他的知己？因为我来之前，一条鱼从水中不时蹿出，看看太阳是不是出来了。就是说，他可不管那鱼愿意不愿意，认定人家和他一个脑筋，都盼着太阳尽快出来。我依然围着小水池转圈，并且跟他较起真来。子非鱼，焉知鱼之乐？换言之，你怎么知道鱼在盼太阳？你怎么知道，鱼跳起来，不是看看雪还在下否？子非鱼，焉知鱼非我知己？很快地，我们大概都意识到了，这样学着古人的腔调讲着老旧的道理，并没有什么乐趣。

但他是不肯轻易服输，说，鱼在空中用力地折叠和旋转尾巴，以调整头的方向，而鱼头正是朝向太阳的位置。

雪停了。我站在窗前，没有看到一点积雪。楼层太高，树顶就太低。成都城里下了一场雪，树顶却没有挽住一抹雪白。那些低矮的屋顶，还有地面，更是生硬得可以，都拒绝留下一点雪来过的迹象。

窗外却是有过大雪的景象的。我在街上时，雪花就已经密起来。我匆忙赶回家中，不是躲雪，而是生怕错过了乱雪扑向高窗那一幕。窗外的雪还真是一派乱相了，那光景，可能十年二十年不遇吧。大雪已经开了一个好头，照这个样子下去，不上一个小时，在街边堆雪人都不成问题了。

马平（成都）

三沙，一粒沙的沙

雨然（高新区）

就像成为一片浪的浪，
这些被时间萃取的蓝色，
慢慢地渗入云层、土地和树梢
水使用自己的方式，
流入它的肉体 and 石头
被擦得雪亮的海鸥的目光呶住
忽近忽远的尖叫从秋天传到冬天
每一侧面都成为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每一只落入的海底的贝壳，
都淬上了岁月的色彩
才有了这片辽阔的海域
和棕榈树上，洁净的阳光

这一粒沙只是作为一粒沙
从未有过扰动时间的想法
被推到风口浪尖，
就很容易陷入沉默
像夜晚一样，被记取的
不是一个人有多么伟大
而是当他安静下来，
所有的叶子都飘入了时光的软肋
便不再有任何秘密

它只是想象着前世
并不以今生的海浪来洗涤
手挽着手的群岛。
你对月光的想法并不局限于郑和把盞的时刻
不以环形山的命名方式
才有了这些不大不小的粒度
近似尘埃，却高于尘埃之上
一个人内心无比清澈的湖泊
（该诗荣获“我为三沙写首诗”全国诗歌征集活动优秀奖）

时光中的老街

夏宁（经开区）

市声散尽
时间慢慢聚拢
街心中的老人
在棋盘上开辟战场
一些老树对抗着寒冷
恍惚地站在风中
盆栽的花朵
弱弱地相互挽扶
街头那座小庙
大门时常不关
从窗子间漏出的烛光
常常温暖停歇的夜晚
青石板上留下的脚印
像前生的密码
又像今世的一些无奈
每天叫卖声依旧抑扬顿挫

在街边河水中浣衣的母亲
气色大不如从前
她的手臂已搅不动流水
对岸的新街
没有给我带来多少好感
人群散去后
我常常来老街走走
哪一天，说不定它说拆就要拆了



第四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歌词选登			
铁血忠诚	为正义 为和平 不怕流血牺牲 为祖国 为人民 强军梦想神圣	请党和人民检阅我们 中国军人 铁血忠诚	
	为正义 为和平 不怕流血牺牲 为祖国 为人民 强军梦想神圣	将军和士兵昂首挺胸 目光闪烁 英雄血性 请党和人民检阅我们 中国军人 铁血忠诚	
	为正义 为和平 不怕流血牺牲 为祖国 为人民 强军梦想神圣	将军和士兵昂首挺胸 目光闪烁 英雄血性 请党和人民检阅我们 中国军人 铁血忠诚	

风景·行吟

漫步青片河畔

淌在岷山深处的青片河，是涪江上游的一条小河，由北川羌族自治县青片乡的上五河和正河组成，两条河流在青片乡境内汇合，故称青片河。青片河在禹里场镇同白草河汇合后，称为通口河。后注入北川涪江，再入涪江，青片河也便是我们母亲河的源头之一。

青片河是条河，也是一个地名，与早年一家大型的国有林场“青片河林业局”有关。在青片河通往西窝羌寨的路上，至今还保留着青片河林业局数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修建红砖楼房。

在青片河，我喜欢在暖阳下沿着流淌的溪水慢慢行走，喜欢站在堆满柴火、挂满苞谷的光寨下，静静地观远雪山，看日出日落，都是一片静寂的金黄，没有雾霾，没有喧嚣的噪音。山涧峡谷徐徐吹过微风，令人舒适和惬意。

已过“大雪”节气进入深冬，青片河的暮色来得晚，不像都市，还没到六点夜幕就降临，天渐渐地黑了，人们总在夜色中匆匆归家。在青片河，远方的山顶还能看到金黄的阳光，还能看到灰蓝的天空。天色，越来越暗，到了黄昏，山腰升起雾气笼罩着羌山，朦朦胧胧，暮色中的青片河恍如仙境。我曾经在多年前看到过好友、摄影家李贫拍摄的一组青片河照片，青山绿水，蓝天白云，峡谷幽深，水流湍急，是一个人们向往生活的地方。

青片河两岸聚居着古老的羌族，寨子依山而建，人们生活在山间，羌族又被称为是“云朵上的民族”。

羌家人是喜欢喝酒的，这可能与他们居住的环境有关。羌族聚居区，地处高山，日照长，降雨量小，农作物以苞谷为主。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岩层结构，山泉多为岩间浸出水，水质甘甜可口，海拔高度和气候条件非常适合酿酒，羌人们就用自己种出来的高山玉米和山泉水作原料，通过发酵、淀粉糖化、制曲、原料处理、蒸馏取酒、调味等环节，酿造出了原汁原味的玉米原浆，称之为苞谷酒。

在北川最有名的苞谷酒要数青片河畔马槽乡的马槽酒，据传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苞谷酒是纯天然粮食酒，没有任何勾兑添加成分，喝一口醇香浓郁，回味悠长，甘绵柔软，齿颊留香。常饮马槽酒，可以祛风散寒，治病消毒，活血化瘀，特别是羌乡百姓在婚丧嫁娶或劳作丰收庆典时，马槽酒必不可少，全寨子的人不分男女老幼围坐在篝火旁，把酒唱歌，翩翩起舞。

我曾经到过“马槽酒坊”，那是红军长征时经过的地方，在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旧址旁边的一个四合院内，从陈旧的设施上可以看出这座酒坊的历史，门外的窗户口上还挂着一个沾满灰尘的木算盘，院内的房门上还贴着与酿酒有关的

罗瑜权

纷纷扬扬从空中飘落下来。

画眉又分出一个小分队，扑上了那棵银杏。

我这才注意到，银杏树上还残留着一些叶片。那叶片也被画眉弄翻，在空中飞舞。天光依然晦暗，我看不清叶片的颜色，只觉得眼前砸下了大朵大朵的雪花。

这一幕先前为朋友预演过，在他眼里已是平淡，在我眼里却是稀奇。我在高楼上时，并没有看到哪一丛树顶有雪。这一下我知道了，就是一片银杏叶，大概也留住了不止一片雪花。

两条鱼一齐从水中跳起来。这一回，总该是出来看雪了。

画眉玩出了又一场雪，很小，却差点打翻我心中的某一场大雪。

我顾不上多想，还得抓紧看着眼前这一幕。我知道，残雪追来的画眉，画眉播下的新雪，也会转瞬即逝。

又有一个朋友赶到了。他对我们在这雪天观鱼赏鸟什么的不感兴趣，只顾着打电话催促另外一个朋友。

另外一个朋友在电话里说，他那边的街上积雪了，他得先陪孩子玩一阵雪，然后再赶过来。

风似乎没那么割人了。我在竹椅上坐下来，招呼倒茶的美女，请把我的冷茶换成热茶。

（作者系著名作家、四川省作协创研室主任、中国作协会员）

▶ 人生·感悟

书若羽翼带我飞

我对书籍天生就有亲近感，没有任何理由，本能使然。就像鲜花对于春天，种子对于土地，帆船对于大海的情怀。

少时家贫，想买书很困难，但抑制不了看书的渴望。哪怕是几分钱到一两角的连环画，对我都是天价。可每次去镇上赶集，书店绝对是首选。望着玻璃柜及木架上的书籍，拿在手上依依不舍，尽情翻阅，深深陶醉在书海里。那时，最让小伙伴们羡慕不已的是谁又买了新的小儿书，谁家的连环画多，谁就最洋洋得意，最“牛”。

上小学后，随着识字量逐渐增多，对书的痴迷更加浓厚。小儿书太少太单调，已无法满足我兴趣。可喜的是，那个年代《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单行本手可得。饥不择食，10多岁的我居然像发现新大陆一样，爱不释手，一有空就读得津津有味。一知半解，完全不懂得艰深晦涩。认不到的字就查字典，在查字典的过程中，还顺便对字典来了兴趣，没书看就翻字典，自得其乐。那时，新报纸无缘看到，对旧报纸格外留意，在哪里捡到一张或几张旧报纸，就如获至宝。对上面每一篇文章都仔细看了又看，一字不落。

大约小学四年级时，终于从同桌那里借了本《红楼梦》，半生不熟地一头闯进曹雪芹的大观园。那是我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完全被感染折服了。原来，文字这么博大精深，情节是那么跌宕起伏，组合起来真是人间奇迹。借给我书的是一位女同学，对她的无私厚爱，终身感恩难忘。借此机会，向远方的她拱手致敬。谢谢在我最卑微，最想看书的时候施以援手。你借给我的不但是书，还是信任，关爱，同情，信心，大爱，和将来舞笔弄文理想追求。

书看得多，看得杂，自然受益匪浅。我的作文写得相当出彩，从小学到高中全是

班上课老师朗诵的范文。学生时代，此是我唯一的自信与价值来源。

无巧不成书，有些巧合就是天意。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被高考落榜的洪流抛入社会之后，买的第一本书是瓦西列夫的《情爱论》。第二本书是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第三本书西蒙波娃的《第二性女人》。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想的，浩如烟海的书籍中，怎么会买这3本书呢？难道预感自己将来要从事婚姻情感心理方面的工作？或许，这几本书陶冶了我的情操，磨砺了我的情商，激发了我对婚恋的兴趣和探索。如今，事业如鱼得水，厚积薄发。润物细无声，那些读过的书，绝对是最大的功臣。

我虽貌若屠夫，却心思缜密，爱书如命。每日必看报，每月必买书，每晚必看书方入睡。手握笔杆涂鸭爱恨情仇，梳理斑驳陆离的大世界。乐趣恒丰，善莫大焉。在大多数人忙于牌局酒局酣战交际应酬时，一小部分人却穿梭在文字的天堂幽径，与书为友，是不是有点迂腐落伍呢？非也，书早已融入我的生活，指引我在迷茫中导航，在挫折中崛起，在喧嚣中思考，在物欲中寡淡，在浮躁中谦逊，在红尘中寻一方净土。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书。时下有人鼓吹读书无用论，真是弱智短视，不值一驳。我的亲身经历就是最完美的诠释，有力的说服。多读书与少读书，无论经商从政，还是处事做人，差距是全方位，显而易见的。

时事变迁，日新月异。那些靠草莽英雄的套路，一字不识就成暴发户土豪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知识，才是人类进步发展壮大的原动力和引擎。

我对书的挚爱将相伴终身，直到生命的黄昏。书，如同羽翼，带我起飞，带我翱翔。生命不止，阅书不休。

舒雁（安州）

乡邮员马志荣

上世纪90年代初，我走上工作岗位时，扎根于安县宝林乡（现在的安州区宝林镇）的村小当教师。当时我热爱着文学，带着学生建起了村小文学社，我把全部激情都倾注了进去，热更受夜、乐此不疲，一个人承担着辅导、编辑、刻印、装订等事务，深得孩子们的喜欢。那时的我年轻气盛，做着大作家的梦，工作之余的时间几乎都用在读了书和写作上，写了很多诗、很多文章，大量地寄出去，谋求在报刊上发表。不管是公开出版的报刊，还是民间流行的报刊，都寄。尽管发表的极少，不过却经常与邮局打交道。那时的宝林乡邮政代办所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就是马志荣。

马志荣个子矮小，人很朴实谦和，他的工作就是负责邮件收发，以及报刊的征订和发放，工作看似简单，但马志荣做起来极其负责，从不会出现差错，大家非常信任他。我常常跑邮局，寄稿子，一来二去就和马志荣熟络了，俨然我们已是多年的好友。我虽然每次去办事来去匆匆，马志荣总是很认真的帮我贴邮票，有时信封口没有糊好，也是他为我细致地粘上。那种极尽细致，让人感到放心。

我工作的村小距离宝林场镇还有七八里路，我也很少去场镇上，即使买菜，大多数也是赶到近一点的罗江县文星场（现名调元镇）。马志荣经常骑着自行车到村小来，为我们送报纸和信件。每每他来到村小，我就会收到一叠信件，大多数是一些报刊杂志社编辑部的来信。对我这样初涉文学的后生小辈来说，编辑部的信件是那么重要，对我在文学写作来说是多大的鼓励。每一封来信我都会读上好多遍，特别是对我的作品的评价、意见，我都视作珍贵的财富，多年来一直珍藏着。所以每每看到那

熟悉的身影出现的村小时，我的心情都很激动、很兴奋，我知道，马志荣送来的是一封封无比珍贵的鼓励。每每马志荣给我一一取出这些信件时，我都万分的感谢，不住地说着感谢的话，可是马志荣淡淡地表示，这是他的职责，他的任务，就是把每一份报刊或信函送到主人的手中。

寒暑假我都要回到几十公里外乐兴场的老家，与父母一起生活，待到开学回到宝林后，我都会从马志荣那里收到一捆信件，都是假期里收到的，马志荣收到有我的信件，就存放在一起。但凡外界与我有联系的报纸杂志，不管是公开出版发行的，还是民间出版发行的，我都能及时收到。还有文友们交往的信件，也从来没有丢失的。

可是马志荣这样尽职尽责的好人，却在后来的人生中被胃癌所困扰，乃至被胃癌夺去了生命。我实在无法相信，马志荣怎么说去了就去呢？虽然我和他之间没有什么特殊关系，甚至连朋友都还算不上，我只是他工作上服务的对象而已。

马志荣去世后，他的儿子接任了他的工作，小马的责任心要差些，我就再也没有那么幸运了，曾经和我有过联系的一些朋友，还有一些报刊编辑部，到后来就中断联系了，原因是我的很多信件都没能到达我的手中。我当时很气愤，也找小马理论过，可是无济于事。我只能想念着马志荣，呼唤着像马志荣一样负责任的邮递员。

到今天，马志荣去世也大概有20年了吧，可我依然忘不了了这样的一个人，不仅仅因为他能负责任地给我送报刊，送信件，还是因为他的人品。时隔多年，他的音容笑貌，还时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个予不高，和蔼可亲，骑着自行车，驮着一个装有报刊和信件的大口袋，穿行于乡间小路！

